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一颗炮弹片

L'éclat d'obus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庄逸捷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全译本]

一颗炮弹片

Yi Ke Paodanpian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庄逸捷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颗炮弹片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 庄逸捷译. — 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9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 7)

ISBN 978-7-5336-6286-8

I. ①一… II. ①卢… ②庄… III. ①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1258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一颗炮弹片

作者：(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庄逸捷

出版人：朱智润

选题策划：阿卡狄亚

装帧设计：吴 凯

责任编辑：张 利

特约编辑：董 莹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6286-8

定 价：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1. 命案	3
2. 密闭的房间	13
3. 大动员令	23
4. 伊丽莎白的来信	36
5. 哥维尼的农妇	48
6. 欧能岗城堡的发现	60
7. H. E. R. M.	69
8. 伊丽莎白的日记	82
9. 皇帝的儿子	92
10. 七五或一五五	102

第二部

1. 伊塞——不幸的代名词	113
2. 爱曼少校	122
3. 船工之屋	133
4. 文明的杰作	147
5. 康拉德王子	160

6. 不可能的战斗	174
7. 胜者的律法	187
8. 一三二山嘴	196
9. 霍亨左伦	207
10. 两项执刑	221

第一部

1. 命 案

“如果我说，我在法国的领土内，曾经亲眼见过他。你相信吗？”

伊丽莎白用新娘惯有的温柔神态看着保罗·第侯兹。即使从她的爱人口中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也都会让她觉得新奇。

“你在法国见过威廉二世？”她问。

“亲眼目睹！即使已经过了这么久，但有关那次相遇的所有细节，我丝毫都不会忘记。”他的声调突然变得沉重，好像这段话唤醒了她最痛苦的记忆。

伊丽莎白问他：“保罗，你愿意告诉我所有的事吗？”

“我会告诉你的。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整个事件，却构成我生命中的悲剧。我会将每一个细节，完完全全地告诉你。”

火车停在哥维尼。他们下了火车。这里是从首府出发的到利塞宏峡谷的国内线的终点站，距离德法边境窝朋山脚的洛林小城只有二十四千米。沃班元帅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形容窝朋山群：“那里有我们所能想象的、设计最完美的半月形山墙。”

火车站内热闹非凡，许多的士兵和军官，一群群的农人、工人、富商等各种旅客，还有来自邻近城镇去温泉城市洗澡的游客都转到哥维尼，连同一大堆行李，在站台上等候下一班开往大都市的列车。

这是七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四，动员令的前一天。

伊丽莎白忧虑地紧抱着她的丈夫。

她颤抖地说：“噢，保罗！真希望不要发生战争！”

“战争！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可是，这些人不是都要搬走吗？这些家庭都要尽量地远离前线……”

“这不代表什么啊！”

“不，你不是刚刚看了报纸吗？情况这么糟，德国都已经准备要开战了……啊，保罗！万一我们分开，接着，没有你的消息……然后，你可能会受伤……之后……”

他握紧她的手。

“不要怕！这些都不会发生。如果真要发生战争的话，还得有人发起。有哪一个笨蛋、魔鬼，会做出这种人神共愤的决定呢？”

“我不怕，如果你必须去的话，我想我也会勇敢地面对。只是……只是，和别人比起来，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太残酷了。亲爱的，你想想，我们今天早上才刚结婚啊！”

回想刚举行过的婚礼，许下深情、恒久的幸福承诺，她那美丽的脸庞，辉映着金色鬃发的亮光，充满甜蜜和信任的笑容。她喃喃地说：

“今天早上才结的婚啊！保罗……你知道的，我拥有的幸福才刚开始。”

人群中一阵骚动，所有的人成群集结在出口处。一位将军，伴随着两位高级军官，走向庭中等候的一辆汽车。军乐声中，入站处通过一营步兵，接着是炮兵，之后是十六匹马拉着的一座大炮。尽

管炮座沉重,但细长的外型让它看起来轻盈许多。随后,则是一群牛。

保罗还没有看到前来迎接的仆人。他提着两只旅行袋站在人行道上。这时有一个穿着角质纽扣猎装、绿丝绒宽大裤子、套着皮护腿的人走向他,问道:“您是保罗·第侯兹先生吗?我是城堡的看守人……”

他看起来坦诚又精力旺盛,皮肤被阳光和寒冷的风锻炼得红通通的。胡子开始泛白,有着一些经验丰富的老仆人才有的粗犷。十七年来,他住在哥维尼的欧能岗。那是属于伊丽莎白的父亲安德维伯爵管理的一大片土地。

“啊!是您,勒罗姆。太好了!看来您收到安德维伯爵的信了,我们的佣人到了吗?”

“他们三个今天早上都到了,先生。他们还帮我们夫妇收拾城堡,以便迎接先生和夫人。”

接着他又向问候他的伊丽莎白致意。

“还记得我吗,勒罗姆?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伊丽莎白小姐那时只有四岁。当我太太和我知道小姐和伯爵因为夫人过世而非常伤心,不想再回到城堡时,都非常难过……伯爵今年会来吗?”

“我想不会。虽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都还很伤感,怕睹物思人。”

勒罗姆接过行李,放到从哥维尼叫来的四轮马车上。至于大件的行李,他就必须用田里的两轮大车载运。

天气晴朗,他们将车篷打开,保罗和他的妻子坐进去。

“路不远,只有十六千米左右,不过是上坡路……”看守人说。

“城堡还可以住吗?”保罗问。

“当然啰!先生将会看到,它不仅可以住人,还是名副其实的城堡哪!我们尽我们所能地维护它,我太太很高兴主人们能来,先生和夫人将会看到她在门前台阶上恭迎你们。我告诉她,先生和夫人大概会在六点半到七点之间抵达……”

启程后,保罗对伊丽莎白说:“他真是一个正直的人!不过,好像没有什么机会说话,一有机会他就紧抓住不放……”

马车走上陡坡,一路攀爬到哥维尼的市中心,走进两旁都是商店、公共建筑和饭店的主干道。这一天聚集了罕见的人潮。路随后往下延伸,绕经窝朋古堡,穿过微微起伏的一片平原。两边分别有大、小乔那要塞。

顺着这条蜿蜒的道路,马车行驶在一块块种着燕麦以及小麦的田地中间的小路上。道旁白杨树投下斑斑树影,使保罗·第侯兹想起了答应告诉伊丽莎白关于他儿时的故事。

“如同我告诉你的,事情的经过终止于一个可怕的悲剧。那是我幼年仅有的容不下其他记忆的事件。这个悲剧,当时曾被广泛地讨论着。如你所知,你父亲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也是从报上得知这件事情的。他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我的请求。我希望能亲自告诉你这件使我痛苦的往事。”

他们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热诚地倾听。经过一阵静默,他接着说:“我的父亲是一位热情、热心对待周遭的人和事物的人。他慷慨、富有魅力、有幽默感,对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很狂热,热爱生命也实时地享受生命。”

“一八七〇年，他志愿从军，并因战功从士兵晋升到中尉，那种英雄式的角色很适合他的天性，所以他两次被征入伍，去东京作战，还曾出征到马达加斯加。

“直到晋升上尉并获颁荣誉勋章，他才离开战场，回到家和我母亲结了婚。但六年后，他成了鳏夫。

“母亲去世时，我只有四岁。父亲用他所有的爱来照顾我。他亲自对我施教：体能上，他尽量对我严格训练，让我成为一个结实、勇敢的少年。夏天，我们去海边；冬天，就到萨伏伊山滑雪、滑冰。我真心地爱我的父亲，直到现在还是一样。

“十一岁时，我和他做了一次穿越法国之旅，这是他考虑多年的计划，因为他想等我长大后再陪他一起完成重新踏上在恐怖的年代里他曾征战过的地方。

“那段旅程，最后以可怕的结局收场，留给我无尽的痛苦。鲁瓦河畔、香槟平原以及孚日山谷，尤其是在阿尔萨斯村落，当我看到他流下眼泪，我也不禁热泪盈眶！听到他的期望，我就充满了信心和勇气。

“‘保罗，也许有一天你也要面对我所对抗的敌人。从现在起，不管你觉得我说的话是多么的夸张，你还是要尽可能地去恨这些敌人。不论人们怎么说，他们都只是个野蛮、骄傲、贪婪、凶狠的民族。他们欺压过我们一次，就会不停地继续欺压我们。到了那天，保罗，你要记得我们一起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我相信，那一个个场所，都会变成我们胜利的营地。不过，保罗，你无时无刻都不能忘记这些名字，当你享受胜利的喜悦时，也千万不要忘了这些受过无数痛苦和屈辱的名字：佛许威勒、马拉度、圣普里瓦还有其他

人！千万不要忘了，保罗……’

“然后，他又笑着说：‘我为什么担这个心呢？因为我有责任唤起那些忘记了或没亲眼目睹历史的人心中的对敌人的仇恨。他们可能有改变吗？你会知道的，保罗，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所有我告诉你的，都只是可怕的事实，他们都是禽兽！’”

他的妻子腼腆地问他：“你认为你父亲都是对的吗？”

“我父亲也许是受到他过去头脑中的印象的影响。我就游历过德国不少的地方，甚至也在那儿住过一段日子。我想时代的精神已经不同了。同时，我也承认，其实我有时也不是很懂我父亲说的话……可是……可是这些话常常困扰着我，紧接着发生的事又是那么的奇怪！”

行车速度放慢，路渐渐地沿着伸向利塞宏峡谷的高地变得陡起来，落日渐渐沉向哥维尼那边。一辆装满皮箱的驿马车驶经他们，接着是两辆载满旅客和行李的汽车，最后是一队骑兵在田野里奔腾而过。

“我们走吧！”保罗·第侯兹说。

他们跟在车子后面步行。保罗继续说：

“剩下要告诉你的，伊丽莎白，是我记忆里的一些模糊细节。它们像被笼罩在浓雾中，使我无法分辨。我仅能确定，我们最后一段的行程，应该是在从斯特拉斯堡往黑森林的路上。为什么我们会变更行程？我不知道。只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们在斯特拉斯堡坐上火车前往孚日……对，是到孚日。父亲那时总是反复读一封他刚收到的信，那封信似乎让他很高兴。是不是这封信让他改变行程的？我也不知道。我们中途停下来用餐。在暴风雨前的热浪

的袭击下,我昏昏欲睡。所以只记得我们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租了两辆自行车,将我们的行李留在寄存处……然后……一切就好像都模糊了!我们骑车穿行过一个地方,可是对那个地方,我是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父亲对我说:‘看,保罗!我们穿过边境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法国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停下来向一个乡下人问路,那个人告诉他林中的一条近路。但是哪一条路?什么样的捷径?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打转,我就像陷入一片穿不透的暗影。

“突然,暗影揭开来了。我惊讶、清晰地看到一片林中的空地。那儿有高大的树木、丝绒般的青苔,还有一座小教堂。那时雨越下越大,父亲对我说:‘赶快找个地方躲雨,保罗。’

“他的声音仿佛还在我的脑海回荡!每次闭上眼睛,我好像又回到那个墙壁因潮湿而泛绿的小教堂!我们在后方屋顶接近祭坛上方的地方,默默地将车子停放在阴凉处。就在那时,从里面传来一阵说话声,同时看到旁边的门‘吱’的一声打开了。有人从门里走出来,并用德语说着:‘没有人,我们快点儿。’

“这时,我们刚好绕过小教堂,想从这个门进去。父亲走在前面,突然出现在这个说德语的人面前。

“相遇的两方,不由自主地同时后退。陌生人显得很不高兴,而父亲则对这个奇遇感到讶异。有一两秒钟的时间,他们面对面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我听见父亲喃喃地说:

“‘不可能啊,这是皇帝……’

“我听到这些话时也吓了一跳,因为我也常看到德皇的肖像。毫无疑问,那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德国皇帝本人。”

“德国皇帝活生生地出现在法国！他很快将头低下，直到帽缘的垂边碰到衣领。他的身上披着一件宽大的丝绒披风。他转向小教堂走去。一位女士出来，身后跟着一个仆人。这位女子身材修长，黑色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年轻、美艳。

“德皇粗暴地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拖到一边，用恼怒的语气对她说话，至于说些什么我们就听不清楚了。他们走向我们来时那条通往边境的路。那位仆人先到林中，做他们的先导。

“‘真是奇怪的偶遇啊！’父亲笑着说，‘为什么威廉二世这个恶魔会冒险到这里来？而且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难道这个小教堂有什么艺术价值吗？保罗，要不要去参观一下？’

“我们走了进去。只有一点点微弱的光线从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脏黑的玻璃窗里透进来。但就这点儿光线，已经足以让我们看清里面矮胖的柱子、光秃秃的墙壁。这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皇帝驾临的价值。我父亲认为：‘显然，威廉二世偷闲来这里观光，被人发现了，很不高兴。也许那位陪伴他的夫人，向他保证过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他现在恼怒地责骂她。’

“很奇怪，不是吗，伊丽莎白。所有这些细枝末节，对和我同龄的小孩儿来说，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却忠实地记录下来。至于其他更重要的事，我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可是，我所告诉你的，在我对你述说时，依然像发生在我的面前、回荡在我的耳际那样真实、清晰可见。在我们走出小教堂时，德皇的女伴仓促地又折回来了，我听见她向父亲说：‘可以请您帮忙吗，先生？’

“她一定是跑过来的，因为那时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不等父亲回答，她又说：

“‘您刚刚遇到的人,想和您说话。’

“这位陌生女子用流利的法文说话,不带一点儿口音。

“我父亲犹豫了一下,但是这个犹豫似乎让她很反感,好像对派她来的人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反抗。她尖声说道:‘我想您不会拒绝的!’

“‘为什么不?’我父亲说,‘我没耐心,也不接受任何的命令。’

“‘这不是命令,只是一个希望。’她耐着性子说。

“‘如果要我接受面谈,那么我留在这里,等候那个人过来。’

“她看起来很气愤地说:‘不,不,当然是您要……’

“‘当然是要劳烦我自己过去。’我父亲大声地说,‘毫无疑问,当我越过边界的时候,他就会在那儿等候!对不起,夫人,那一步我是不会踏出的。请转告这位先生,如果他担心我会泄密,那他大可以放心。保罗,我们走。’

“他摘下帽子向这位陌生女子躬身致意,但她却挡住了他的去路。

“‘不,不,听我说,一个保密的承诺就算数了吗?不,您必须答应。我们一定要找出一种方式来解决……’

“从那时起,我就没再听见什么。她激烈、带着敌意地注视我的父亲。她的面孔扭曲,凶暴的神情让我害怕。唉!我怎么没有想到要保护我的父亲呢?但那时我太小了!而且,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她挺身向前,将我父亲逼到小教堂右侧的一棵大树底下。他们的声音逐渐升高,她做出一个胁迫的举动,我父亲笑了。忽然,一把尖刀,啊!在黑暗中我突然看到刀锋闪耀的光辉!它刺进我父亲的胸膛!刺了两次……两次,我的父亲倒了下来。”

保罗·第侯兹停下了，命案的回忆让他脸色发白。

“啊！你父亲是被谋杀的……我可怜的保罗，可怜的朋友……”伊丽莎白喃喃地说，接着又惊慌地问：“那么，保罗，后来怎么了？你叫了吗？”

“我叫了，我向他冲过去。但有一只无情的手抓住我，是那个仆人，他从林中跑出来将我牢牢地抓住。我看到一把刀在我头上举起，之后感到肩膀一阵痛楚，我倒下去了。”